

死亡牌局



冯戴力/著◎《不死硬汉集》

588577

《不死硬汉集》

死亡牌局

冯戴力 著

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死亡牌局

(台湾)冯戴力 著

责任编辑:崔卓力

封面设计:闻 艺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875印张 2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20 000字
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8 000册 定价:4.40元

目 录

- 一. 赌局出千，骗子被杀 1
- 二. 凶杀迭起，线索杳然 34
- 三. 凶案再起，分析案情 71
- 四. 翻查病历，探听行踪 106
- 五. 辨明敌势，巧妙出击 129
- 六. 仇家病死，恨意全消 158

一. 赌局出千 骗子被杀

仇天豪这个人是一个江湖浪子，在江湖上还未闯荡得够之前，他是不会安定下来的。因此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冒险以及跟美丽的女人混在一起，其次喜欢的就是钱。对于钱，他并不是喜欢放进银行里，数着存款单上的圈圈而自我安慰，或者用一只大箱子装满了大额钞票放在床底下，不时拿出来数一数，把玩一番。

不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他之所以重视钱，只是因为钱能够让他继续过他那种浪子式的生活而已。

他有时也喜欢赌，但是并不是为了赢钱。他知道为了赢钱而赌博是一件苦事，不论你技术怎么高，还是过不了运气那一关。赌博之所以称为赌博，乃是因为“赌”就是技术，而“博”则就是运气。他喜欢看到运气如何弄人。

例如在这个时候，就是“赌”与“博”都碰上了。现在他正在一家私人的俱乐部里赌钱。赌的是五只牌，四只浮面的扑克，也就是有些人称之为“沙蟹”的那一种。

这局只剩下了两家，就是那个美丽的女郎与他。彼此的牌面上都没有对子，也没有顺子或同花的可能性。但仇天豪的牌面上有一张 A，与牌底那一张 A 配合起来就成为一对明暗的 A 了。

她的牌面上最大的一张牌只是一张 K。

凭她一路上死跟的情况来看，是怎样也不肯放手的了，因为只会输给一张 A。她不肯相信有那么巧合。

还有最后一张牌要派。仇天豪看看她的台面，一眼就数到她还有一万元的筹码。他希望对着的是别人。使这样美丽的一个女郎伤心，这未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但是打这种牌是没有办法的，必须赶尽杀绝。假如手下留情的话，自己的牌风就会弱下来了。

仇天豪把筹码推出去说：“六千五百元！”

这是一种典型的战略，她跟了之后就只剩下三千五百元，派了最后一张牌后，仇天豪再出三千五百元，她还是要跟的。她舍不得已经跟出去了的六千五百元。假如现在出一万元扫尽她的筹码，反而会有把她吓跑的可能。

她考虑着，摸着面前的筹码。玩这种游戏，观察神色也很重要。现在仇天豪观察她的神色，就知道她是正在考虑把余下的三千五百元也拿出来了。

不过结果她还是忍住了，她把六千五百元筹码推出来，说：“跟，派牌吧！”

那个派牌的服务员每人派了最后一张牌。由于注码大，而且是最后一张牌，所以派的是暗牌，让他们自己看清楚了之

后才翻开。在心理上，这样拿最后的一张牌，即使是输了，还是像物有所值似的。

仇天豪用牌面的一张牌遮住这最后一张牌，拿起来小心地把两张牌滑动，让这最后一张牌慢慢地露出在眼底。他只有看到一点点，就知道那是一张4。他把这张牌翻开丢下来。这张4对他是没有用处的。

她也是同样做了，她翻开来的最后一张牌更小，是一张2。不过这都是对她有用处的，因为她的牌面上另有一张2。这样来一张2，她的牌面上就是添了一对2了。仇天豪在心中呻吟一声。他简直用不着猜，看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兴奋，就知道她本来果然已有了一对K。一对K是输给一对A的，不过，一对K再加上一对2，就是赢一对A了。她现在是已经赢定了。

这就是运气了。本来她可以来另外一张牌，也可以多一对的，偏偏就要来一张2，而且这还是第四张2。仇天豪自己已经有一张，而刚才摔了牌的人亦已经拿过两张。

在还没有喊注码之前，仇天豪已经知道自己输定了的。

他还算是打得好了，假如在未派这最后一张牌之前他出一万元，那他就多输三千五百元了。现在她当然会出尽她剩下的那三千五百元，而他当然是不会跟的。

她果然是毫不考虑的就把余下的三千五百元都推出来了。

这就是运气。看她的神态，在座的人相信没有一个猜不出她的手上是已经有了两对的了。本来赌扑克这件事情应该

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但是有时则不是这样的。譬如现在你明知她手上是已经有两对了，但是你没有两对能赢她的牌，知道可有什么用？也就是只能乖乖地让她把钱拿走罢了。

仇天豪虽然老早已经决定不跟，不要浪费这三千五百元，但是他还是考虑了三分钟才把牌摔掉。这是为了审慎起见，表示向他偷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他是会考虑得很清楚的。

那个女郎得意地把筹码都拨到自己的面前了，高兴得很。假如她的运气继续下去，她是会大赢的。不过假如她的运气不好，以她这样幼稚的技术，她会输得很惨的。仇天豪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有钱，不过，假如她沉迷于这个玩意，她就算是很有钱，亦会很快变成穷人的。

胜利使她以很轻率的态度继续赌下去，而仇天豪则是沉着应战。虽然他一下子输给了她六千五百元，他还是赢家，因为那些钱是赢回来的。

他小心地赌下去，一点一点又把那些钱拿回来了。

那个女郎则是被他猜中了，希望甚微的牌她也要跟，这样就已经浪费了她不少钱了。而且她后来又碰到了一副大牌。

谁都知道她有三张 A 了，她一直出大钱，那个瘦瘦的陌生人一直跟下去。别人都弃权了。她牌面上已有一对 A，而她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她已经有一张底牌是 A。谁还会与她硬碰硬。除了那个陌生人之外。

还有最后一张牌派的时候，她出价七千。那个陌生人也跟了。这时他倒是值得跟的，因为他有博到同花顺的可能性。他表面三张牌是 Q、J、10，都是红心。假如他的底牌也是一

张红心，而且还是一张9的话，那么他可以博的牌就很多。随便一张红心他都会成为同花顺。博到一张红心K或者8的话，他就是同花。即使是8或K而不是红心，他亦可以博到一副顺子，这也同样可以赢三张A的。

最后一张牌派出来了，大家哗然。她又得到了一张2，与她牌面上那张多余的一张2合起来就是一对了。现在她多了一对2，加上三张A，就是一副满堂红了。

那个陌生男人翻出来的则是一张红心8。

可能性很多，假如他的底牌是一张红心，但不是9，那他只是得到一副同花而已，他是会输的。但是，假如他的底牌是一张红心9，那他就是拿到一副同花顺，他就会赢了。

那个女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，推出去一大堆筹码，说：“一万元！”

那个人的脸也是像一张扑克牌，毫无表情。他考虑了好一阵子之后，才把烟蒂捺熄了，慢慢地说：“小姐，你那里还有多少筹码，数数看吧！”

“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”那女郎说：“你想向我偷鸡？”

那人只是不做声，而且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。这个问题，她是可以不回答的，但是假如她不回答的话，那就会妨碍牌局的进行了，所以，她就她的筹码数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我还有二万三千。”

那个人数一数自己面前的筹码，他数出了二万三千元后，还剩下好大一堆。他一直都是赢的。他把这二万三千推出去。

“你——你在偷鸡！”那个女郎还是说。

那人还是没有做声，他的筹码已经推出去，拿不回来，而他亦是有权偷鸡的。他不用考虑了，现在只是轮到她考虑。

她说：“你是在偷鸡！我老早就是大牌，假如你不是早就有一对的话，你就不会跟了，既然你有一对，你就不可能是同花或者是顺了。”

这是一种相当精明的推理，但却不是一定的。在底牌没有翻出来之前，就没有什么是肯定的，而假如她要看底牌的话，她就要把她的筹码全部都推出去了。不然，她就只好忍着摔牌，而牺牲了桌面上那一大堆筹码，加上那人刚刚推出去的二万三千元。但是，亦不能够说她的推理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似乎相当亡命地去博牌，底牌又不是很大，花了很多钱才能博到最后一张而成为顺子。假如他是抱着这样的宗旨赌下去的话，那他保证是必定长输的。

这个女郎亦是那样保证长输、沉不住气的人。她的手上既然是拿着一副满堂红，除非对方是同花顺才可以赢她的，她的赢面仍然不高，而且她刚才亦指出了对方为什么不会是同花顺了。于是她一咬牙，把她的全部筹码都推出去。她说：“我跟！我一定要看看你的底牌才行。”

筹码已经推出去了，她就挥挥手说：“你开牌吧！”

那个人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，既没有表示着兴奋，亦没有表示失望。他只是把他的底牌翻出来。一片红当当，使那女郎眼睛都看花了。全部都是红心，8、9、10、J、Q，五张成为红心的同花顺。她眨眨眼睛再看清楚一些。即使

是顺，假如底下抛出来的那一张9是红色阶砖花的话，那还是她赢的。

但是没有错，那的确是一张红心9，因此那就是一副同花顺了。他只有这个唯一可以赢她的机会，而他就赢了她了。

那个人把大堆的筹码扒到自己的面前，还是没有什么表情，并不因为自己赢了一副大的就喜极而笑。

那个女郎喃喃的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怎样赌的！你这样乱博一通，多少钱都不够你输！”说着她把挂在椅背上的皮包拿过来，从里面取出支票。她的现金都已经输完了，现在她就要开支票买筹码。

仇天豪已把前面的筹码叠好了，说：“我退出了！”

另一个人愤怒地跳起身道：“这算什么？赢了就不赌了？”

“世界上似乎没有一条规矩说一个人赢了钱不能走的，”仇天豪说：“难道一定要输了才能够走吗？”

另一个人也站起来说：“我也不喜欢这样！”

“你们不是要找什么麻烦吧？”仇天豪问。

“我就是不喜欢！”那人说。

他把椅子往后踢，仇天豪还是坐着没有动，那两个人离座，似乎是要冲向仇天豪，但却是捉住刚刚那个赢家。

“喂！”那个人叫着挣扎起来，但是没有用，他不是一个强壮的人，而捉住他的则是两个都比他强壮的人。

“搜搜他的身！”其中一人对那个派牌的服务员命令。

那个服务员表示为难，因为他实在不能对一个客人做这样的事情，虽然捉人的那两个是熟客，而现在被捉住的这一

个则是生客。

“过来吧！”另一人说：“只要翻开他的衣袖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”那个瘦削的人还是在抗议着：“你们不能够这样做，你们没有权这样做的。”

现在，那个服务员却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走过来，小心地把这个人的衣袖翻起来。这个瘦削的人是穿着全套的西服，因为他瘦，所以他的衣袖就显得特别宽阔，也比普通强壮的人更易翻起来了。他的衣袖翻起来了之后，秘密就露出来了。他的衬衫的衣袖上绑着白色的小橡筋带，上面绑着一只夹子，两边的衣袖上都是这样的。而两只夹子上都夹着一张纸牌。

“你看，”其中一个捉着他的人冷笑道：“我们赌五张牌，你却赌七张牌，怪不得你会赢。牌，你可以说我们是栽赃嫁祸的，但是这副机器，就不会是我们安放在你的身上的吧？”

那个人没有作声，只是脸上的颜色变成像泥土似的，那个女郎的两臂交抱在胸前：“哦，原来我的钱是这样输的！那么，这一笔帐又该怎么算呢？”现在她也明白，那只夹子可收可放的，可以把一张牌弹出来，亦可以把换掉了的一张牌收回去夹住。

他们这里赌的是大钱，一副牌价值不过几元，所以每副牌只用两次就丢弃了。这个人只要在一副牌用第二次的时候，把他这一套搬出来，就不必提防会被发觉了。那副牌不会再用，其中就是有两张一样的也不会知道。

“你的钱当然还你，”其中一人放了手，把那人的筹码全部抓到桌子中间，吩咐那个服务员：“替我们分吧！”

那个被捉到的人哀鸣着说：“我不过是混口饭吃！”

“你吃得太好了，”捉住他的那个人说：“奇怪，你这人怎么又不会胖起来？”

另一个人则在帮着服务员分筹码，首先就是替那个女郎还本，剩下来的大家平分。分到仇天豪的一份的时候，他问：“你不反对吧？”

“我认为这样做是相当公平的，”仇天豪说：“事实上我就是因为这样而要退出的。我不可能赢他的，我就不想赌了！”

“你们——还想怎样呢？”那个被捉住的人问。现在虽然是只有一个人把他捉住，他亦不再挣扎了。秘密已经给揭露出来了，就是挣扎也没有用处了。

没有人回答，那个女郎看看仇天豪：“现在，你就要赌下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仇天豪说：“赌钱是一种乐趣，有了精神威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，现在没有了精神威胁，那又不同了！”

筹码已经分好了，那个动手分筹码的人把那个骗徒推一推：“现在你已经输光了，你就是再添注码，也没有人高兴跟你赌了，现在，我们送你走吧！”

“你——你们想怎样呢？”那个骗徒恐惧地问。

“我们不是要把你送去警察局，”其中一个捉住他的人说：“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送你走，而是打电话叫警察来了！”

仇天豪说道：“这样你也应该很满足了。通常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可能有几条肋骨要保不住，现在你不过是输了钱罢了！”

那人没有做声。

“走吧！”那两个人又各执住他一条手臂，把他推出门口。

那个负责派牌的服务员掏出手帕来抹抹额头上的汗：“老天，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们这里是声誉良好的俱乐部，老实讲，假如要报警的话，经理也未必赞成的，消息传了开去，对我们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。”

这服务员一面洗着牌，又说：“你们继续吗？”

“又不是打麻将，”那个女郎说：“少三个人也完全可以玩的。”

那个服务员以熟练巧妙的手法把那副牌洗了一遍，仇天豪又说：“怎么会给这样一个人混进来的呢？”

“这个有时候很难讲的，”服务员说：“他可以在外面想办法先结识一位会员，会员带他来赌两次，这里的人认得他了，他便是熟人。实在连那些会员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。事实上他最初是跟那一位会员来的也不知道。不过，这一次算他运气好，以郭先生和劳先生的脾气，只是把他赶走！”

那个服务员开始发牌，仇天豪颈后的汗毛却直竖了起来，他说：“喂！为什么要送他出去？他是贵宾吗？难道叫他走，他还敢不走？”

大家都面面相觑，也明白仇天豪的意思。

仇天豪匆匆推开椅子站了起来，对那服务员说：“你替我们看守着这些筹码，我们还是去看看的好！”

大家都认为这是需要的，便与仇天豪一起出去了。那两个人把这个骗子送出去，很可能就是要对这个骗子采取什么行动。这个骗子可能不只要损失两根肋骨那么简单。

那个服务员留在房中，洗着那副牌，等着。这是他的工作，熟能生巧，因此他洗起牌来可以使出许多种花式，那副牌在他的手上好像有了生命似的，有时幻成一朵花，有时给拉成一长打。当然，他这样做只是用以自娱罢了，为客人发牌的时候他是不能够来这一套的。

大约半小时之后，仇天豪他们就回来了。

看情形仇天豪似乎松了一口气，而他亦并没有再理那件事，他只是坐下来：“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吧！”

他们没有了精神威胁，倒是玩得相当的愉快。结果到了局终的时候，仇天豪是大赢家。但是没有人不服气，因为他的确是以技术取胜的，而那个女郎则理所当然大输家。

大家把筹码换钱，那个女郎——现在已经知道她是叫莎菲——嘟着嘴说：“我输得连车钱都没有了，谁送我回家？”

对于这件任务，每一个男人都感兴趣，不过在有人能够作毛遂自荐之前，莎菲就选中仇天豪。她指着他说：“你赢了我的钱，你送我。”

“求之不得，”仇天豪微笑：“开开车子而已，就收到飞机票的代价了！”

“你真会讲风凉话！”她瞪了仇天豪一眼，不过她并不是

表示生气。

仇天豪开车送莎菲回家，他说：“也许你是很富有的，莎菲，不过，这种玩意却是无底深渊，假如你想找刺激，我提议你还是玩别种玩意好些！”

“你认为我的技术太差？”莎菲问。

“你输了很多钱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我的运气不好罢了！”莎菲说。

“你的运气只是今天晚上不好？”仇天豪问道：“其他的时候，你都是赢的？”

“不是，”莎菲说：“我的运气一直都不好，有时好，有时坏，那是说，每一次有起有落，不过到结算的时候，我总是输的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”仇天豪说道。

“也许，”莎菲也有点惭愧地承认：“我的性子是鲁莽一点了吧！”

“这也就是输和赢的分别了。”仇天豪说。

“喂！”莎菲说：“你是一个高手，你教我好不好？”

“唔，”仇天豪说：“这是一件可爱的事情，没有问题的。”

莎菲说：“那很好，现在回到我家去吧！”

“现在？”仇天豪说：“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呀！”

“起床之后再教不行吗？”莎菲问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仇天豪说。

“假如你是那个意思，”莎菲说：“我是没有丈夫的。你不是有太太的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仇天豪也说。

“那怕什么呢？”莎菲说：“我的家很静，没有什么人的。”

“那很好。”仇天豪说。在这样一个时间接到一个这样的邀请，那是求之不得的。经过了这样一番的兴奋之后，有一个女人陪，这是最佳的松弛。仇天豪也并不是凡是女人都适合的，他的选择很严格，而莎菲这个女人则是适合他的选择水准的。

当然莎菲是有她的缺点的。譬如好赌就是一个缺点，但是，这却是仇天豪不介意的一个缺点，因为假如没有这一类缺点的女人则太正经了，太正经的女人会很重视婚姻，而这却是仇天豪所恐惧的一个问题。

莎菲果然是一个很富有的女人，她所住的是一间很豪华而巨大的花园洋房。当仇天豪的车子在花园门口停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个身材高大而态度相当恭敬的男人出现，替他们把门打开了。仇天豪的车子一直驶到屋子前面。

那个男人显然是有捷径可走的，也许由于车子走弧形的路线，而那人则是走直线，所以车子到达得比他稍迟。他替他们开了露台的门让他们进去。

“你可以去睡了！”莎菲对那人挥挥手。

那人像鬼影似的消失在黑暗中。

莎菲说：“我们喝一杯酒，然后一起洗一个澡好不好？”

“一起洗一个澡？”仇天豪说。

“这样不是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吗？”莎菲吃吃笑着。

她去斟来了两杯酒，仇天豪浅浅地喝了一口，看着她问